

A MOTHER FIGHTS HITLER

By

IRMGARD LITTEN

女 兒 無 誰

譯 斐 薩

作 予 淺 紫 畫 漫 面 封

行 印 局 書 代 時 大

誰無兒女

A Mother Fights Hitler

Irmgard Litten 著 藍雯 譯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出版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大時代書局

大時代印刷所

凌典文

昆明成都

重慶桂林

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一二二號

每冊定價國幣二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

譯者序

我既然讀到這樣的一本書，就非把它譯過來不可：不是爲了宣傳納粹底暴虐，納粹底暴虐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也不是爲了讚頌神聖的母愛。神聖的母愛不是這本書底主題。

不，使我感動的是裏面的事實：一個勇敢的母親和一個無畏的兒子對於獸性的暴虐所採取底輕蔑的態度——即使在死底威脅之下，也還是採取輕蔑的態度。

人類到底還生活在一個黑暗的時代，野蠻的暴虐有時是不可抵抗的。殉道者於是出之以輕蔑。耶穌在十字架上時，他可憐他的敵人，他祈禱上帝寬恕他們。還有比這更大的輕蔑麼？

但輕蔑之外，還可以有報復。因爲野蠻的暴虐有時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兒子自殺了，或者被絞殺了。可是，這並不是最後的一幕。當母親在死屍之前作復仇底默誓時，死屍微笑了——死屍尙且微笑了！

兒子——青年律師漢斯李登是因爲反抗納粹底無法無天而被迫殺了的。在他所辦理的許多案件中，有兩個使納粹們對他特別痛恨。這兩個案子因爲和本書的內容有關，所以簡單地介紹在下面：

年以後，納粹底兇惡日見猖獗，反納粹的德國人被殺害的日多。漢斯李登認爲殺人是納粹奪取政權底手段之一，在希特勒底極權主義的觀念之下，法律已不再是人民底保障，而是希特勒個人的工具。爲了把這一點揭穿，漢斯李登在一九三一年五月間借了一個納粹殺人底機會，把希特勒迫到法庭上來對質。

這自然使希特勒非常爲難。他一方面爲了欺騙老總統奧登堡，不得不強辯國社黨所採取的只是合法的手段，另一方面爲了鼓勵他的嘔嚙繼續殺人，又不能不對暴力底詆毀稍留餘地。

漢斯李登看穿了希特勒的矛盾，一句句地追問下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宣稱國社黨的政策是朝着絕對合法的途徑走去。於是李登便把他的話來和戈貝爾的話對照一下，後

者是暴力主義底煽動家。

李登：『戈貝爾博士不是主張把反對派打成肉醬嗎？』

希特勒：『您自己不能把這句話三死的解釋。』

李登：『戈貝爾博士還說過：『我們必須從口頭的革命到事實的革命，在適當的時候到來。』用暴力奪取政權。』以戈貝爾這樣地位的人來說這樣的話，是不是會在你們的黨員中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呢？』

希特勒：『……我們黨裏各級的人員都必須遵循合法的途徑，誰離開了這種途徑的，不是被降級就是被開除。』

李登：『但宣傳暴力的戈貝爾博士，不是沒有被降級或開除，反而做了黨底宣傳部長麼？』

希特勒只好支吾著：『假使社會的公意是。我們是以合法的基礎之上的！』

這種詰實一直繼續了兩個鐘頭之久，而在幾個星期之後，殺人的納粹黨徒們也給判處了長期的徒刑。

希特勒自然不會忘記或寬恕這回事。

另一個案子就是本書第四章所涉及的斐爾桑昂克案。一九三二年一月一個晚上，百左右個挺進隊員在柏林近郊開完了會，歸途上，繞了一個大灣子去攻襲斐爾桑昂克村，殺死了一個工人。他們自己隊裏也有一個叫史華茲的被殺。

訟事進行了將近一年，毫無結果。到了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大赦的時候，雙方的嫌疑犯都被開釋，案子無形打銷。但納粹們是不肯從此干休的，希特勒上台之後，替斐爾桑昂克那方面的嫌疑犯辯護底李登便在『國會大火案』所造成混亂狀態中被捕了。納粹們認為殺史華茲的是亞客爾脫，也就是李登所爲之辯護的人。他們相信李登在未開審之前便已知道了亞客爾脫是兇手的，可是李登不承認。他相信亞客爾脫無罪。但即使李登不這樣相信，一個律師對他的當事人是有代爲保守秘密的義務底，他也不能說出。爲了拒絕入亞客爾脫以罪，李登甯可讓他自己受盡荼毒。

本書譯完時，恰好是納粹們爲了史達林格勒被殲的士卒而整日播送哀樂底一天——二月四日。喝血者終於倒臥在血泊裏；這是必須的，人類假如想從黑暗的時代衝出去，喝血者就必須在血泊裏倒下。不然的話，納粹們會把集中營帶到全世界上來。

一九四三年二月，蘇聯

目錄

譯者序

一 暴風雨之前	一
二 挺進隊底復仇	九
三 史班道	二一
四 試問	二九
五 呼籲無門	五一
六 仲國登堡	六二
七 逃獄不成	九一
八 離兄離弟	一〇二
九 在醫院裏	一〇七

十 律師畏避	一一四
十一 不准探望	一二〇
十二 思想自由	一三〇
十三 友誼	一四二
十四 外國輿論	一四六
十五 獄中投票	一六〇
十六 黑院子	一六八
十七 烏達郡主	一八三
十八 我扯了謊	一九一
十九 最後一面	二〇六
二十 隔離禁閉	二二〇
二十一 靈前之誓	二三四
二十二 耶穌受難歌	二四二

誰無兒女

一 暴風雨之前

『現在，親愛的孩子，我該爲你祈求些什麼呢？在選擇一個家庭方面，你選擇得很好，生命將獻給你很多美好的東西，我們可以希望你會成爲一個良善而快樂的人。』這些就是我們的長子漢斯阿欽在受洗禮時，他的教父名律師李茲特所說的話。我們也正和教父一樣的想法。自然他將來可以過快樂而豐裕的生活。

我的丈夫出自一個小農之家，我們當然以爲我們的財富可以保證我們和孩子們過一個無憂無慮而舒適的生活。

我的丈夫的家族曾產生過富有的商人，幹練的律師，和著名的醫生，所以我的丈夫也有希望的事業上有所成就。漢斯出世兩年之後，我的丈夫受任爲珂尼斯堡大學的教授。他喜歡在出生的城市做事，便放棄了一切擴展事業的念頭，我們在珂尼斯堡的近郊築了一所精舍，在那裏，我們的孩子們（漢斯之後，又來了兩個）過着愉快的童年。

漢斯阿欽有着濃密的髮髮，和一雙帶着謙實的神氣底大眼睛，是一個極爲動人的孩子。當街上的行人駐足來欽羨這個『美麗的孩子』時，我感到驕傲。有一次，在波羅的海岸上，一個儀表不凡的人把這個兩歲大的孩子打量了一會，『我的孩子，你有着一個傑出的頭顱，』他說，『你將來會成爲一個有名的人物。』後來我聽說這個人就是那鼎鼎有名的病理學家伯恩哈特邁爾。

這孩子長得很快。他想像力很強，有着許多新創的觀念，他除了很早就對科學和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以外，還有兩個十分顯明的特質：對貧窮的人非常和善，極愛動物。我的老廚子常常來告訴我，說是『少爺』又有過一次希奇的行爲，把他的早餐送給他的好友清道夫，或者稱叫化子爲『先生』，對他鞠躬，把從食廚裏拿來的食物獻給他。而他對

於來訪的貴賓，却從沒有這樣的恭敬。

更使人驚異的是他對於真理底狂熱和對於諾言底信守，他絕對堅決地認為諾言發出之後，就必須履行。要是有什麼人輕率地答應了他一件事，而實行又極為困難時，漢斯便決不放過，總是在他身邊，帶着譴責的神氣反覆地說：『你已經答應了，你一定得做！』一直到答應的事被履行了為止。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後來所養成的忍耐，誠實，堅持種種性格底萌芽。因為這種性格正是我們全家人所共有的；而，正爲了我們都具有着不可屈服的正義感，使我們差不多都活不下去。

當我結婚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天真的女孩子。我的父親是一家大學的教授。我不懂得奢侈的生活，但用在有智識和精神價值上的東西底錢却認為當然。我的興趣全集中在藝術和科學上面，對於生活的實際全未領會。我的最大的特質是對於真理底熱狂的愛和生性固執。這些對於智識的興趣和其他的性格都傳給了我的孩子。

第一次大戰時，我的丈夫始終都在前線。孩子們的教育完全由我負責，這在他們也許是一種不幸。我教他們，一個人的行爲決不能爲物質的利益所左右；一個人必須用狂

熱的固執來忠實於他自己的信仰，絕對不能妥協。我既然從未見過人世嶮巖的一面，也就不知道這種人的態度會使他們終身受苦。

大戰開始時，漢斯阿欽也正和其他的德國孩子一樣的熱心。他用最高的誠意來遵守一切的規定。要是他認為桌上所擺的肉類和牛油超過了規定的限制，他甯可不吃。當時的糧食部長巴杜基曾對我說過：『我相信他是唯一的無條件地遵守我的規定底德國人。』

大戰第二個年頭以後，漢斯阿欽開始自己思索了。他是一個銳利的觀察者，他注意到軍官和士兵中間待遇之不同。我們恰好有作這種比較的機會，因為我的丈夫是軍官，而我的兄弟却是士兵。我相信漢斯在這個時候所聽見的和看見的，是使他後來採取社會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態度底第一個刺激。

戰後的通貨膨脹使我們的財產喪失殆盡，我的丈夫雖極力賺錢來恢復我們的生活水準，並且真的賺了不少的錢，但無論如何，我們財產的喪失對於漢斯的擇業問題上終究不無影響。我們本來總以為他可以成爲一個哲人。最使他感到興趣的學問是比較言語學，但一個言語學者怎麼能夠在戰後維持安定的生活呢。我的丈夫因為他自己對於法律

底熱心，便希望漢斯能夠研究法律，假如繁榮的時代重又回來時，儘可以隨時放棄法律而轉向別種科學。

漢斯用他慣有的誠心來研究法律，雖則他這時正花着很多的時間去從事青年運動。在這種運動裏面，他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這以後，他把他自己的名字改爲漢斯李登，因爲阿欽這名字在他看來未免「太封建」了。

從孩提的時候起，他便是一個真理底狂熱的信徒。現在，當法律的應用成爲他的專業時，他便看出來了法律在施行上有着嚴重的缺點。在他所有的活動中，他底爲公道與正義而戰的熱情愈見顯著。對於這一點我覺得十分高興；但我那世故比我深的丈夫却充滿了疑懼。我的兒子對社會上和政治上的見解現在已經漸漸固定，而他的那些見解恰好和他的父親底絕對對立。我的丈夫開始想到也許還可以讓漢斯放棄法律界的職業，希望他對於別種科學的興趣會使他忘記了政治。但漢斯拒絕轉變他的志業，他雖然極希望能夠從事那些和他興趣相投的科學研究，却又認爲爲公道而戰是他的責任。而，要爲公道而戰，他最好是做個律師。

當漢斯考試及格，取得了副席法官的資格時，他本來有好幾個機會可以在司法部任事，但他辭却了，他不願作公務員以自縛。他又可以和另一位律師合作，因而獲得一個收入很好的地位，並且每天都有半天的空閒；但他也拒絕了。我對他說，這個位置的收入儘夠他生活，而他又有半天的空閒來打理他自己所關切的案子，這該很合式了，但他說，『我的時間一刹那都不能浪費的。』他的確是一個窮人的律師。他不屬於任何政黨，但在他所代為辯護的窮人之中，自然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他執業還不夠三年，但他在這方面的關係已經大為社會所注意，以至來委託的案子超過了他所能接受的限度。可是，他差不多總是窮的，因為他的主顧都是窮人。他時常為無助的窮人辯護而不收取費用。實際上，他差不多晝夜工作。說來難信，他雖則這樣忙，却還能夠安排出時間來研究種種的學問，他學會閱讀很多國的文字，包括梵文。

他的生活和我們的是一種奇異的對比。我們的生活，作為一個教授的家庭來說，是很奢侈的。在東普魯士方面，大戰結束不久之後，古舊的社會生活又復活了。社會階層的界線十分顯明，法律和風俗的關係都非常嚴格，大家又開始餽饌雜陳的正式餐宴。漢

斯却和這些事物絕不相干。

無須諱言，我的丈夫是東普魯士的著名人物。作爲一個教授，他享譽極隆，皇太子也遣他的長子來就學。人們總是取笑地說我的丈夫是『東普魯士的無冠皇帝。』

我喜歡和我的兒子們在一起。我時時到秦尼茲家和萊伯齊希去看那兩個小的兒子，海恩茲和雷納耳，在他們那裏過幾天。但我對漢斯的探望却較爲短促，因爲總沒有法子同他多待一會兒。他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來；而當他給了我幾個鐘頭時，他總覺得對不起了他的主顧。他從不肯自己放假。我們中間總是有許多話說，並且完全互相了解。我時常拿錢給他，因爲他用錢的方法不爲他的父親所喜，所以不能再從他父親那裏拿錢用。錢從不會在他的袋裏多留幾個鐘頭，因爲他必須幫忙的人太多了。我相信他的仁慈和慷慨一定時常被利用，但他的朋友們和那些受過他的恩惠的人們却願意爲他赴湯蹈火。

我的三個兒子們相互間十分友愛，他們同樣受過教育，但個性十分不同。每一個都以爲別一個有點優氣，時常互相取笑，而對於『忠實的漢斯』特別取笑得厲害，爲了他

的慷慨而又不懂世故；但他們對他却又存着無限的愛慕。

漢斯對於那些渴血的『褐衣流氓』已暴行會一再抗爭，一再獲得成功，使我覺得十分驕傲，而我的丈夫則充滿了憂疑。漢斯不是一個賴律師業爲活的人，他以宗教的熱情，無畏地來完成他的使命。